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二十三回 聞小姐逢凶化吉 阿芙蓉作怪興妖

雖有沖天本領，無如黑劫也遭。 烏鴉隊裡脫身逃，畢竟英雄巧妙。

卻說文龍楚材等正走之間，忽見空中一道黑煙如飛鳥的樣子，煙中又有無數東西在內，正不知是何怪異。連忙一同趕上而去細看，那煙中又像有許多烏鴉在內。正看之間，那煙忽又四散飛開，一霎時不知去向。兩人驚異了一回，離那聞家已近。楚材道：「賢弟去回覆聞家，愚兄不便同去，且自回寓等候如何？」文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便獨自前去，大哥且請回寓。」說畢便望前趨行幾步，至聞家門首，依然越牆而進。到得裡面，早聽得聞人傑的聲音說道：「雖蒙那位俠士解救，冒充女兒前去，但是兩頭龍家何等兇惡，俗語說的，虎落平陽被犬欺，惡龍難鬥地頭蛇，那位前往，不知是凶是吉，叫我哪裡委決得下？」又聽得聞家的妻子在那裡接言道：「老相公盡管放心，妾身想那俠士既肯挺身而出，定有沖天本領，方有這般膽量。你只想他方才來的時候，門戶不曾開，他會得自己進來，便是有些奇異。到得錢家，那惡霸一定吃虧，此刻沒有什麼信到來，諒可無慮的了。」說至此，文龍便推窗進去，向聞老拱手道：「恭喜老丈，事已無礙，請放心吧，不要多慮了。」聞老一見大喜，連忙立起身來，與著妻女一同上前拜謝，文龍也只得頂禮相還。

當下聞老問事體如何，文龍道事體已畢辦妥，他不再纏擾的緣故，文龍指著天道：「此刻時候已是不早，不多一會就要天明也，老丈盡管放心睡覺，待等天明俺當再來奉告。」聞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漢今晚也不敢再瀆清神，不知俠士現在何處，明日老漢好登門拜謝！」文龍道：「俺即住在間壁興龍棧內，老丈明日也不必降臨，若然到來，反恐招搖耳目，諸多未便。」聞老道：「只是老漢不到尊寓，未免不恭。既承俠士吩咐，明日務請早臨，老漢謹當恭候。再有一切事情，還要與俠士商議。萬勿因事已成，就置老漢家於不顧也。」文龍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俺既說明日到來，豈肯以言語失信。此時也不必言，膽日再會吧。」說畢即走至天井中，向上颺地一聲躍至屋上。比及聞老趕出來相送時，早已不知去向的了。聞老見了不覺暗暗稱奇，因轉身來同著妻子們又大家感激了一回，方才進房安寢，專等明日再行商議。且自丟過一邊。

再說文龍回到廟中，見卻是靜悄悄的沒有聲息。知道沒有被人家曉得，因即走進房中，欲向楚材說話。不期楚材還未回來，心中不覺大吃一驚。只得復身走至外面細尋，又躍上屋去看視，竟是影蹤全無。心想大哥此時不回，難道還在聞家的屋上等俺麼？因又從屋上走往聞家探看，仍是無有。只得回來復至房中坐待。直等到天將發曉，方見楚材回來。看他臉上的氣色，覺得甚不好看，不知何故，連忙迎上細看。看官可曉得楚材方才與文龍分手的時節，說過先回寓中等候，怎麼後來文龍回廟，他到還沒有回來呢？

原來其中卻又有一個緣故在內。只因方才楚材回廟之時，本欲敲門，因恐驚動人家反為不便，只得仍從屋上進去。不期方到屋上，只覺煙霧迷漫，清香陣陣，即忙定睛向四處一看，卻遠遠地見那邊一帶屋上都有黑煙冒出，黑煙的裡面竟有無數烏鴉在內飛舞，竟像有人指揮的一般。因復凝神細視，只見黑煙的那邊，果有一個女子戎裝打扮，一手執著令字旗，一手執著銀槍站在上風頭屋上，指揮那群烏鴉。楚才不看猶可，一看了時，便知這個女子定是妖物。便將寶劍執在手中，悄悄地仍從屋上躡房躍脊地過去。走不到二三十家的家，早已相近，更覺看得清切。但見那女子生得雖甚美貌，惟卻有滿面妖氣。後人有一闕《西江月》為證，單道這女子的出身道：

淡淡梨花白面，輕輕楊柳細腰。本來印度是窠巢，卻到中原作耗。

或致傾家蕩產，每多妻哭兒嚎。能文能武是英豪，也要人她圈套。

當下楚材見這女子奇異，知道定是妖怪，只不知她在此指揮這陣烏鴉籠罩著這個人家，是個什麼道理。大約總是作耗的意思。如今且不要管她，只悄悄的上去賞她一劍，使她不及招架，得能把這妖怪除掉，也是為這裡地方上除了一害。說時遲彼時快，楚材想定主意，便輕輕飄身下了屋子，走至那邊，把那女子一看得親切，然後躍上屋上，趕到那女子身邊，忽地就一劍砍個正著。楚材喜不自勝，以為這個妖怪沒有防備，故得被他除掉。哪裡曉得這一劍砍下，猶如砍在煙霧之中，茫然無物。自己又把氣力用得大猛，幾乎跌倒，早見眼前忽然一陣旋風，那女子就趁著這陣風旋，躍過一邊喝道：「奴家與你今日無冤往日無仇，為何下此毒手？幸是奴家道德淵深，根基高下，不致被你傷命，不然還當了得！你敢如此冒犯奴家，大約你不知奴家的手段，如今奴家也沒有什麼空閒的工夫與你計較，只叫你仔細防備就是了。」說到這裡，楚材又是一劍砍去。那女子並不懼怕，早已不慌不忙將櫻桃嘴一張，口中噴出一股黑煙，直望楚材頭面上衝來。楚材只覺這股黑煙厲害，連忙把身子一側，將那黑煙躲過，雖然躲便躲過了，只是那煙的氣味實在難聞，頓時覺得頭暈眼暗，立足不定。幸而那這女子因見天色將明，恐怕陰不勝陽，早已趁勢遁去，霎時間煙霧全消，天上現出曉星幾點。即忙四面一望，隱隱約約見那股黑煙遠遠地到一高山落下，大約即是妖怪存頓的所在。料想離此不遠，若要把她除掉，除非搗巢滅災。但是此刻前往，一則單身，恐怕入她圈套，反為不美。二則自己方才被那陣煙氣沖霄，覺得有些反胃的樣子，難以勉強支持。也只得且自回去，與文龍商議定了，明日再去細細訪問，便能知其下落。想畢便慢慢地飄身而下，一路望自己寓處而來。到得將近，仍復越牆進去，似乎更覺眼目昏花，吁吁氣喘，身子不及方才靈便。因此文龍見他面色改變，就是這個緣故。當時楚材走至牀沿坐下，定了定神，方把以上的事與文龍細細說知。

文龍一時也猜度不出是何妖怪，心中也覺驚異。又見楚材疲倦之狀，亦不敢再將到聞家回覆的說話說出，惟勸他睡下，待等明日再作道理。當下文龍自己也就安睡，只因多日沒有好好地睡覺，故此一上枕時便往花胥園裡遊玩。這一覺睡直至次日晌午時候方才甦醒，即忙披衣下牀，聽楚材時，還是呼呼好睡。因此也不敢驚動於他，只把張武、沈方兩個童兒喚進，叫他們取些茶水進來。剛才把臉洗過，早見店小二走來，手持一個紅帖呈上：「方才聞家差人送這紅帖到來，說要請二位相公過去午膳，不知何事。小的因見相公正在酣睡，不敢驚動，就此回了他去。不期不多一會，那個僕人又來，說完要請相公前去赴宴。故此小的前來稟明，不知相公去也不去？」文龍知道聞老頭兒性急了，只得對店小二說道：「你且出去回報來人，說俺們因連日行路辛苦，此刻還覺困倦，尚未起身。既蒙盛情，晚間一定到來領宴便了。」店小二答應了一聲，即便出去向那聞家的僕人說明。那人回去稟明聞老，自有一番的說話。如今且表過不提。

再說店小二回覆了聞家僕人之後，仍舊進來伺候，請問可要將午膳送進？文龍因見楚材還是沉沉熟睡，因即把他喚醒問道：「今日身子可有何不快樂？」楚材道：「便是昨晚受了那股氣味，此刻胸膈間有些不舒服，時欲嘔吐的樣子，而且頭腦之中亦覺異常疼痛。俺想這妖怪果然厲害，特不知究是何物成精，能夠有形無質。」一面說一面亦即起身下榻，但覺身子有些虛軟，腳下把持不定，只得重復坐下。店小二已將臉水送來，楚材正在盥洗之間，忽見桌上有一紅帖，便問此帖何來。文龍即將隔壁聞家相請赴宴，以及允他晚間前往的話一一說出。楚材道：「俺想聞家住在這裡，那個兩頭龍雖不敢再去無禮，但是他的親戚是嚴太師，萬一被這老奸賊得知，或者就起風波。此則不可不虎！須要替聞老想一個萬全的計較，方可無礙。不知賢弟意下如何？」文龍道：「這件事情俺早已打算定了，俺知聞老只有這個女兒，將來定要配一個快婿以作終身倚靠。然要在此處尋一個才貌兼全的女婿，只怕實乏其人。因此俺想倒不如勸他返往俺們家鄉去暫住，將他女兒與楊德明賢弟做個媒，敢則倒是一對好夫妻麼，大哥你看如何？」楚材道：「愚兄也是這般想法，足證意見相同。但是德明賢弟雖未授室，目下他遠在邊關，怎能與他們說合？」文龍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只須與聞老說明，叫他不要性急，俺們然後寫信到邊關上去，諒無不成之理。」楚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賢弟何不就此過去與聞老一談呢？」文龍道：「已經說過晚上過去，何必忙在一時？況俺看大哥今日的氣色比昨雖覺略好，身子還是不爽，這便怎生是好？」楚材道：「不過昨晚被這妖怪毒氣所衝，以致如此，停回即可照常，決不妨事。所最要緊的必須訪明那妖怪是何所變，其巢穴究在何處？也不枉俺們到此一場，為鄰裡地主、百姓再除一害，方遂俺的心意。」文龍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少停喚店小二一問便知

端的。」

正說之間，店小二已將中膳送進。文龍照常飽餐，楚材因不欲吃飯，只將火酒吃些，一面便問店小二，此處附近地方可有什麼妖怪在此作亂。店小二道：「相公問起這句話說，莫非晚上看了什麼怪異事情麼？」楚材見他話裡有因，假意說道：「便是俺昨晚至天井中解手，忽見空中有一股黑煙衝過，氣味甚是難聞，又且煙霧之內像有一個女子模樣的，指揮著那許多烏鴉，在中經過，不知是怪是妖，故此問你。」店小二笑道：「原來相公果見此怪，起初我們這裡的人也都見過，均各大驚小怪，恐怕前來騷擾。後來因見沒有什麼大害，便不把她放在心上。不過初來聞著好氣味之人，實在有些難受，至後聞慣了，到覺有些身子強健，少她不得。時刻要想她每晚過此，好聞聞這個氣味。相公若然不信，可在此多住幾日，細細地聞她幾次，便知這個妖怪的妙處了。故此這裡雖有這個妖怪，卻不當她妖怪，只當她仙人一般的看待。相公們切不可去惹惱於她。」文龍道：「原來有這個好處，但不知她存頓的所在究在何處，你們想也曉得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我們本不知道她的所在，因有幾個膽大的要知她的根底，相約預先伏於要路，四處探望，等得她來的時，又好得先有一股青煙透起來，眾人便詳察那煙起的所在，飛奔前去觀看，猶恐不能一定，仍舊伏在那裡，等她回洞時留心細看。果然見那妖怪落在一山上，香氣更加發越，直至有一個更次，香氣方漸漸的收斂，妖便進洞去了。那些人便將那座山頭記清回來傳說，因此小的們均都曉得。相公們你道此山究在那裡，叫甚名目？原來這座山即在這裡正南角上，離此不過二十餘里，在那眾山之中央，因此山幾是凹凸的所在，均像有無數烏鴉翔集的形狀，故就名為烏鴉山。內中還有一個洞府，叫作什麼黑雲洞。聽得說那個妖怪雖是女子，神通卻異常廣大，若有人觸犯於她，就即要把那個人弄得傾家蕩產，又要將他面貌改變得鳩形鵠面像妖怪一般，走在人家面前被人家憎厭了，她方肯將就罷手。否則時時刻刻纏得你無可奈何，欲避不能。相公們試想，這妖怪厲害不厲害？」

楚材聽了這一番言語，認是店小二故意裝點出來恐嚇他們，因此便不覺心頭火起，立時出了一身大汗，覺身子強健猶如未曾受病的一般。便趁勢躍起身來道：「渺小妖魔，何足懼哉！此時若不除滅，深恐將來貽患不淺，不獨這裡一方受其大害，只怕要蔓延他處，就不能收拾了。為今之計，惟有趕緊將她除滅，方免後患。否則將要偏天下人受其欺侮矣。」說畢猶自恨恨不已。文龍勸道：「大哥且不要性急，小弟想那個妖怪純用柔軟工夫，卻非等閒可比。依小弟愚見，還是不去與她作對的妙。況俺們即要前往金焦觀看日出，何必去管這些閒事呢？」店小二也在一旁勸解道：「這張相公的說話甚是有理，相公究竟是不去的好。」

沈楚材哪裡肯聽，即欲仗劍前往。文龍見他一定要去，只得說道：「既然大哥定要前去，今日已是傍晚時候，況又有未了的事情，且待來日小弟與你同去如何？」楚材見文龍這般說法，只得且把怒氣平下。哪裡曉得那個妖怪因昨日吃了大虧，此刻正差了些多被其新收伏的那些似人似鬼的東西，四處探聽楚材的住處，要想到來報仇，卻巧從這屋上經過，將楚材要把妖怪除滅的說話一一聽得清楚，便回去在那妖怪跟前據實稟明。那妖怪竟然大怒，恨不立即趕來將楚材處治一番。因是時候尚早，權且忍耐片時，少停再作道理，這且不表。再說文龍與楚材講話之際，見那時光已是不早，正擬打算到聞家去的念頭，忽見聞老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已自走將進來，對著文龍拱手道：「舍間略備粗肴，本擬再命家人前來奉屈，因恐不恭，故此小老親自來相請，務屈台駕枉顧，曷勝幸甚！」店小二見聞老如此，卻還未知昨晚的事情，只認作聞老特地過來請吃喜酒的，便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聞先生好福氣嚇，你家小姐嫁著這般有財有勢的女婿，也算是前世修的了。便是小人們也沒有過去賀喜，明日一總到府磕頭罷。」聞老也不與他說明，只是連連地道：「不敢不敢。」此時楚材見聞老吐屬風雅，且又謹恭可喜，不覺暗暗起敬，便也立起身來與聞老為禮。

聞老見楚材相貌魁偉，另具一番英雄氣概，即知非等閒之輩，況又是俠士的朋友，更不敢怠慢，連忙過來恭恭敬敬地對楚材作揖下去，並定要相請同往赴宴。楚材道：「本當奉擾，實因連日途中辛苦，今日賤體有些欠和，所以不得奉陪了。」聞老一定不依，決要相請前去。幸有文龍在旁代為再三辭謝，聞老方才答應。文龍又再三囑咐楚材，今日萬萬不可出去，須知保重身子要緊。再喚張武、沈方兩個童兒小心伺候，說畢便同了聞老出了連升店的大門，直望聞家而去。及至到了聞老家中，又被聞老讓至內堂，早見堂中擺設著一桌極豐盛的酒席在彼，知是為他特地設的，倒覺不好謙讓。剛欲與聞老敘禮坐下，只見裡邊走出兩個僕婦來，一個手中捧著紅氈當地鋪下，一個便去把只太師椅移至中間。文龍看了正不解什麼緣故，欲要開口一問，早見聞老的女兒谷香小姐打扮得粉妝玉琢的一般，與昨所見憂容的面色竟大不相同，跟著母親款款地輕移蓮步出來，母女二人上前對著文龍叫了幾聲「恩公！」就先跪上紅氈，連連磕頭，拜謝搭救之恩。文龍慌得急欲回禮，早被聞老一把拖住，一定不許還禮。文龍只得將就還了幾揖，口中連說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那母女二人拜謝起身，谷香小姐仍回閨閣而去。聞老也欲跪下相謝，亦被文龍拖住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聞太太見女兒進去，方欲請問文龍昨齊到錢家去怎樣解救的事情，見這聞老堅已請文龍入席，只得告個便也自進去。這裡文龍坐定，飲過三巡之後，聞老便躬身請問夜來到錢家去，怎得使惡霸俯首帖耳，不敢再來纏擾的話。文龍便將混到錢家之後，怎生把錢自命的鬚鬚拔去，約略述了一遍，道：「直至後來楚材亦到，定要把他殺卻，錢自命再三求饒，又立誓永遠不敢再來相犯。所以俺知他決不再起這等念頭，但請放心便了。只是尊府住在這裡，目下雖不怕他，俺想錢家的親戚嚴太師卻在朝中權要，勢大滔天，倘然有些風聲吹到他耳朵裡去，或者另生枝節。那時俺們不在這裡，誰人肯來解救？就是俺們知道趕來，只怕就有些費事了。」聞老聽到了這幾句說話，頓時覺得毛骨悚然，暗想實在慮得週到，果然不錯，倒不可不預為打算。想了一回，即便請問：「俠士金玉之言，老漢豈有不知？只是久住在此，哪能防備得許多，除非離開此地，另覓個安身之處，然後再將小女許一個快婿，方是萬全之策也。但是老漢親族凋零，一時也無可投奔，而且又有些薄薄家產在此，若然他去，這產業又托誰人經營？是以甚覺躊躇，這便怎生又好？」文龍笑道：「這件事情照俺論起來，卻是一些不難。俺方才未曾到府之前，曾將這些事通盤打算，並無遺漏一事，不知能否有合老丈之意？」聞老道：「俗語說的，急來抱佛腳，病重亂延醫。況俠士非比等閒，所延之計必無差訛。老漢洗耳恭聽，請問計將安出？」文龍道：「舍間就在浙江牛頭山左近，卻甚安靜，老丈若不若舉家搬往，想舍間房屋甚多，盡可住得。家父又極其好客，若見老丈這般規矩的人，定然歡喜。俺再寫就一信交與老丈帶去，家父見信後定然相留。再俺有一結義兄弟，名叫楊德明，是大忠臣楊椒山公之子。他的本領不必說，卻是文武全材，相貌又生得溫文爾雅，年紀卻與令媛小姐相仿。現在邊關威大將軍處參贊戎機，將來定有一番出人頭地的功業。待俺向沈大哥替令媛與他執柯，定然成就。不獨郎才女貌，可稱得起一對佳兒佳婦，就是老丈有了這個快婿，將來終身也有倚靠。若論這裡產業無人經營，這更一些不難。俺見連升店的店主相貌清奇，舉止大方，雖沒有與他接談，看將起身著實是一個忠厚君子，誠實可靠的人。卻不知他姓甚名誰，倘將產業托他經營，老丈每年到來收取花利，定無差謬。不知老丈意下若何？」

聞老見文龍所說的話，句句打在心坎兒上，不覺喜出望外道：「老漢心事，都被俠士猜透，既有這楊德明公子可配小女，即當相煩作伐。若講隔壁連升店的東翁，這個人姓方名稱必正，卻是極規矩的人。老漢也因敬他誠實可靠，故平日間頗與莫逆。他如肯代老漢經營產業，定無差錯。足見俠士眼力，比眾不同。只是造府一節，老漢與俠士卻是萍水相逢，怎能輕造，只怕有些未便。」文龍道：「這是老丈多慮了，俺雖與老丈初交，卻已知老丈的情理，正可與家父作伴。況大丈夫作事自宜爽直，豈可拘拘於世俗之見哉？」聞老兒見他豪爽，知道有其子必有其父，盡可去得。即忙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即當遵命。」便叫人將連升店的店主方必正請來，說有要事相托。不一時，方必正已至。聞老與文龍即請他坐下飲酒。方必正與聞老本是至友，故此並不作客，即行坐下飲酒。聞老便將昨晚的事細細地告訴了他一遍，然後再將自己要舉家遷避浙江，這裡所有產業要托他經營的說話與他商議。

方必正一面聽，一面把文龍細看，不覺驚得把舌頭都拖得出來。直等至聞老把話說完，即忙向著文龍拱手道：「原來相公具如此大神通，實在可敬。小老等真是有眼無珠，不識泰山，莫怪錢家不是相公的對手了。至於敝友要搬往府上，這經營產業的事，小老自然義不容辭，只好謹遵所命的了。所慮者小老心血已衰，只怕有負所托。」文龍道：「老店主精神飽滿，定然辦事周詳，何必太謙呢？」聞老見方必正已經應允，不勝歡喜，即忙立起身來，連連作揖相謝。文龍道：「叫取文房四寶過來。」就在席上寫成家書一函，交與聞老，叫他早日起程，不可過於擔擱時日。聞老答應了，過了兩三日的工夫，將各事部署已定，又再四諄諄托了方必

正一回，方才舉家搬往浙江，這些事一言表過，下文再提。

且說文龍見各事均已妥當，心中因記掛著楚材，不知怎樣，便與聞老作別，同著方必正一同回店。不期剛才一腳跨進臥房，連叫楚材不應，張武、沈方兩個童兒又不知去向。自己反覺得霎時間天旋地轉，心中不覺大吃一驚，連忙將心神凝住，定睛細看。要曉得是何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